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一二

1-2
130
9

九



1152  
1330  
9

東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

經部十五

詩類一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  
衆說爭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  
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  
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  
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夫解春秋  
者惟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說殆轉相附

所錢文  
有翰那

益要其大義數十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詩序  
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  
來攙續之明證卽成伯璵等所指篇首一句經  
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遠必有所  
受意其真贋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  
偏見今參稽衆說務協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  
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籍者論有可採竝錄  
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至於鳥獸草木之  
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

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

詩序二卷

內府藏本

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  
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卽  
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  
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  
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  
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  
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

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卽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

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尙各分左右祖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其說皆足

爲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  
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  
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鴟鵂衛風君子偕老三  
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  
戾其說尤足爲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  
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  
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  
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  
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

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爲  
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  
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  
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  
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  
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  
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  
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  
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朱子之辨說著門戶

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爭茲其發端矣隋志有  
顧歡毛詩集解敘義一卷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  
劉炫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瓛毛詩序義疏一卷案  
敘二字互見蓋史唐志則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以  
之駁文今仍其舊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為二卷若其得失則諸  
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茲不復贅焉

毛詩正義四十卷

內府藏本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  
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

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為  
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  
漢河閒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  
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  
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  
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  
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  
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  
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

公萇為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為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為於古無據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為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

故以為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

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

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

王王應麟引其駁其昔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

典釋文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

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袒分左右垂數百

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為正義

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

鄭箋作二十卷疑為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

重又析為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

詩述義為彙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

世人無異詞惟王謏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

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

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

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

毛鄭為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

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

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為合典於是專宗

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



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通行本

吳陸璣撰明北監本詩正義全部所引皆作陸機考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注云烏程令吳郡陸璣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注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資暇集亦辯璣字从玉則監本爲誤又毛晉津逮祕書所刻援陳振孫之言謂其書引爾雅郭璞注當在郭後未必吳人因而題曰唐陸璣夫唐代之書隋志烏能著錄且書中所引

爾雅注僅及漢犍爲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不知陳氏何以云然姚士粦跋已辨之或晉未見士粦跋歟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大抵從詩正義中錄出然正義衛風淇澳篇引陸璣疏淇澳二水名今本乃無此條知由採摭未周故有所漏非璣之舊帙矣又衛風椅桐梓漆一條稱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考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有雲南縣後漢書郡國志永昌郡有雲南縣皆一邑之名唐書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

縣地置蓋至是始升爲大郡而袁滋雲南記寶滂雲南別錄諸書作焉璣在三國卽以雲南配牂牁似乎諸家傳寫又有所竄亂非盡原文然勘驗諸書所引一一符合要非依託之本也未附四家詩源流四篇而毛詩特詳考王柏詩疑已詆璣所敘與經典釋文不合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議其誤以曾申爲申公則宋本已有之非後人所附益矣蟲魚草木今昔異名年代迢遙傳疑彌甚璣去古未遠所言猶不甚失真詩正義全用其說陳啟源作

毛詩稽古編其駁正諸家亦多以璣說爲據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爲最古焉

毛詩陸疏廣要二卷

內府藏本

吳陸璣撰明毛晉注晉原名鳳苞字子晉常熟人家富圖籍世所傳影宋精本多所藏收又喜傳刻古書汲古閣版至今流布天下故在明季以博雅好事名一時嘗刻津逮祕書十五集皆宋元以前舊帙惟此書爲晉所自編陸璣原書二卷每卷又分二子卷蓋儲藏本富故徵引易繁採摭旣多故

異同滋甚辨難考訂其說不能不長也其中如南山有臺一條則引韻書證其佚脫有集維鷗一條則引詩緝證其同異其考訂亦頗不苟至於嗜異貪多每傷支蔓如鶴鳴于九臯一條後附焦山瘞鶴銘考一篇蔓延及於石刻於經義渺無所關核以詁經之古法殊乖體例然雖傷冗碎究勝空疎明季說詩之家往往簸弄聰明變聖經爲小品晉獨言言徵實固宜過而存之是亦所謂論其世矣

毛詩指說一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唐成伯璵撰伯璵爵里無考書凡四篇一曰興述明先王陳詩觀風之旨孔子刪詩正雅之由二曰解說先釋詩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南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終以鵲巢騶虞大略卽舉周南一篇彙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三曰傳受備詳齊魯毛韓四家授受世次及後儒訓釋源流四曰文體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體例皆臚舉而詳之頗似劉氏文心雕龍之體蓋說經之餘論也然

定詩序首句爲子夏所傳其下爲毛萇所續實伯璵此書發其端則決別疑似於說詩亦深有功矣伯璵尙有毛詩斷章二卷見崇文總目稱其取春秋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蓋卽李石詩如例之類宋熊克嘗與毘陵沈必豫欲合二書刻之而斷章一書竟求之不獲乃先刻指說此本未有克跋蓋卽從宋本傳刻也克嘗著中興小歷別見史部編年類中其刻此書時方分教於京口故跋稱刻之泮林云

毛詩本義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是書凡爲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經術亦復湛深王宏撰山志記嘉靖時欲以修從祀孔子廟衆論靡定世宗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以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修有

此書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然修之言曰後之學者因迹先世之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一家而

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  
之學者或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於王柏之流乃  
併疑及聖經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加厲  
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於修矣林光朝艾  
軒集有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讀  
之三歲覺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  
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置麟趾諸  
解辨難甚力蓋文士之說詩多求其意講學者之  
說詩則務繩以理互相掎擊其勢則然然不必盡

爲定論也

詩集傳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其說以詩之小序反復贅重類非一人  
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因惟存其發  
端一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刪汰案禮記曰騶虞者  
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是  
足見古人言詩率以一語括其旨小序之體實肇  
於斯王應麟韓詩考所載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  
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蝦蟆刺奔

女也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

也劉安世元城語錄亦曰少年嘗記讀韓詩案崇文總

目韓詩北宋尚存范處義逸齋詩補傳謂韓詩世罕有之此語不可信蓋偶未考有雨無

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

稼穡云云是韓詩序亦括以一語也又蔡邕書石

經悉本魯詩所作獨斷載周頌序三十一章大致

皆與毛詩同而但有其首句是魯詩序亦括以一

語也轍取小序首句為毛公之學不為無見史傳

言詩序者以後漢書為近古而儒林傳稱謝曼卿

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轍以為衛宏所集錄亦不為無徵唐成伯璵作毛

詩指說雖亦以小序為出子夏然其言曰衆篇之

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

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

之意而繫其詞云云然則惟取序首伯璵已先言

之不自轍創矣厥後王得臣程大昌李榕皆以轍

說為祖良有由也轍自序又曰獨採其可者見於

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則轍於毛氏之學

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而朱翌猗覺寮雜記乃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亦未識鞞之本志矣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蔡卞撰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甯三年與兄京同舉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自王安石新義及字說行而宋之士風一變其為名物訓詁之學者僅卞與陸佃二家佃安石客卞安石壻也故佃作埤雅卞作此書大旨皆以字說為宗陳振孫稱卞書議論穿鑿徵引瑣碎無裨

於經義詆之甚力蓋佃雖學術本安石而力沮新法斷斷異議君子猶或取之卞則傾邪姦險犯天下之公惡因其人及其書羣相排斥亦自取也然其書雖王氏之學而徵引發明亦有出於孔穎達正義陸璣草木蟲魚疏外者寸有所長不以人廢言也且以邢昺之僉邪而爾雅疏列在學官則卞書亦安得竟棄乎書凡十一類曰釋天釋百穀釋草釋木釋鳥釋獸釋蟲釋魚釋馬雜釋雜解陳氏書錄解題稱分十類蓋傳寫誤脫一字也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錄人名氏集宋李樛黃樛兩家詩解爲一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樛字若林閩縣人嘗領鄉貢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樛字實夫龍溪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兩科調南劍州教授終宣教郎著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泳字深卿始末未詳與樛樛皆閩人疑是書爲建陽書肆所合編也樛爲林之奇外兄見書錄解題又爲呂本中門人見何喬遠閩書其學問具有淵源書錄解題稱其書

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未用己意爲論斷今觀樛解體例亦同似乎相繼而作而稍稍補苴其罅漏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如論詩序樛取蘇轍之說以爲毛公作而衛宏續樛則用王安石程子之說以爲非聖人不能作所見迥爲不同其學雖似少亞於樛而其說實足以相輔編是書者惟音釋取呂祖謙而訓釋之文則置讀詩記而取樛樛始亦以二書相續如駢有靳故不欲參以他說歟

詩補傳三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次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

經部 詩類一

十六

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宋史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二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㮮聚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云云則此書爲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也大旨病諸儒說詩好廢序以就已說故自序稱以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

者則處義矣考先儒學問大抵淳實謹嚴不敢放言高論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說詩其閒剔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而未流所極至於王柏詩疑乃併舉二南而刪改之儒者不肖信傳其弊至於誣經其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處義篤信舊文務求實證可不謂古之學者歟至詩序本經師之傳而學者又有所附益中間得失蓋亦相參處義必以爲尼山之筆引據孔叢子旣屬僞書牽合春秋尤爲旁義矯枉過直

是亦一瑕取其補偏救弊之心可也

詩總聞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王質撰質字景文興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周亮工書影以爲宋末人蓋考之未審也亮工又稱是書世久無傳謝肇淛始錄本於祕府後肇淛諸子盡賣藏書爲陳開仲購得乃歸諸亮工則其不佚者僅矣其書取詩三百篇每篇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

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於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加倍自稱覃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淳祐癸卯吳興陳日強始爲鈔版於富川日強跋稱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題最允又稱其刪除小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則不盡然質廢序與朱子同而其爲說則各異黃震日鈔

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云云言因鄭而不言因王知其趣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務造幽深穿鑿者固多懸解者亦復不少故雖不可訓而終不可廢焉

詩集傳八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朱子注易凡兩易彙其初著之易傳宋志著錄今

已散佚不知其說之同異注詩亦兩易彙凡呂祖

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彙其說全宗小

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

案朱子攻序用鄭樵說見於語錄朱升以為用歐陽

修之說殆誤也是為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

一語斥小序蓋猶初彙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

證也其注孟子以柏舟為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

以子衿為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

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彙

之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

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意度之詞或亦不無所  
因歟自是以後說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  
相爭而終不能以偏廢

欽定詩經彙纂雖以集傳居先而序說則亦皆附錄允為

持千古之平矣舊本附詩序辨說於後近時刊本  
皆刪去鄭元稱毛公以序分冠諸篇則毛公以前  
序本自為一卷隋志唐志亦與毛詩各見今已與  
辨說別著於錄茲不重載其間經文譌異馮嗣京  
所校正者如鄘風終然允臧然誤焉王風牛羊下

括括誤括齊風不能辰夜辰誤晨小雅求爾新特  
爾誤我胡然厲矣然誤為朔月辛卯月誤日家伯  
維宰維誤冢如彼泉流泉流誤流泉爰其適歸爰  
誤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滔如彼泉流亦誤流泉  
商頌降予卿士予誤于凡十二條陳啟源所校正  
者召南無使虜也吠龍誤麗何彼襍矣襍誤穠衛  
風遠兄弟父母誤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  
誤思昊天大憮大誤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誤饗福  
祿臝之臝誤媿畏不能趨趨誤趨不皇朝矣皇誤

遑下二章同大雅泂彼涇舟泂誤渚以篤于周祐脫于字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享魯頌其旂蓂蓂誤花花商頌來格祁祁誤祈凡十四條又傳文譌異陳啟源所校正者召南騶虞篇豨豕也牝誤牡終南篇黻之狀亞象兩弓相背亞誤亞弓誤已南有嘉魚篇鯉質鱗鱗誤鯽又衍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葉以上脫生字隕其土誤墮其土頌弁篇賦而比也誤增興又二字案此輔廣詩童子問所增小宛篇俗呼青雀雀誤觜文王有聲篇滅成溝也成

譌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誤作賦閔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誤三公揖讓賚篇此頌文王之功王誤武駟篇此言魯侯牧馬之盛魯侯誤僖公凡十一條史榮所校正者衛風伯兮篇傳曰女爲悅已者容已下脫者字王風采芣篇蕭萩也萩誤荻唐風葛生篇域營域也營誤塋秦風蒹葭篇小渚曰汜小誤水小雅四牡篇今鷓鳩也鷓誤鵝蓼蕭篇在衡曰鸞衡誤鑣采芑篇卽今苦蕒菜蕒誤蕒正月篇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定誤衆小弁篇江

東呼爲鷓鴣鷓誤鳴巧言篇君子不能聖讒聖誤  
墜凡十條蓋五經之中惟詩易讀習者十恆七八  
故書坊刊版亦最夥其輾轉傳譌亦爲最甚今悉  
釐正俾不失真至其音叶朱子初用吳棫詩補音  
案棫詩補音與所作韻補爲兩書書錄  
解題所載甚明經義考合爲一書誤也其孫鑑又  
意爲增損頗多舛迕史榮作風雅遺音已詳辨之  
茲不具論焉

慈湖詩傳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

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尙載  
其名而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  
集

祕府而是書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蓋竑之  
所錄皆據史志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  
多未見原書固不足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  
哀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  
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集所載樓鑰與簡  
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

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闕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記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卽已殘闕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爲多牽合而詆子夏爲小人儒蓋簡之學

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爲姓以六駮爲赤駮之譌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閒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昔吳棫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



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為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即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為準焉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

所謂朱氏曰者即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閒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

學者惜之此本為陸鈇所重刊鈇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為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鈇所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為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書也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文華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傳稱溪字肖望黃震日鈔亦同而沈光

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震為溪同時人不應有誤溪子桷刊父遺書乞光作序亦不應有誤或溪有二字歟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為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詁最為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為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標梅為父母之擇婿有狐為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為侵陵故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

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温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為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尙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釐為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闕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則亦姑闕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有絜齋家塾書鈔已著錄此書乃其為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直齋書

錄解題皆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列其名惟  
永樂大典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經  
筵講章如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  
多編輯別行變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和平頗  
得風人本旨於振興恢復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論  
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句踐轉弱為強而貶黎侯無  
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為可憐論  
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為言皆深有合於  
獻納之義胡安國作春秋傳意主復讎往往牽經

以從己而變則因經文所有而推闡之故理明詞  
達無所矯揉可謂能以古義資啟沃矣謹以次編  
定釐為四卷皆國風也其雅頌諸篇則永樂大典  
闕載或輪番進講變偶未當直歟

毛詩講義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林岳撰岳字仲山古田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  
定閒嘗守全州宋史不為立傳而福建通志稱其  
在郡九年頗多惠政重建清湘書院與諸生講學  
勉敦實行郡人祀之柳宗元廟則亦循吏也是編

皆其講論毛詩之語觀其體例蓋在郡時所講授而門人錄之成帙者大都簡括箋疏依文訓釋取裁毛鄭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當光甯之際廢序之說方盛呂獨力闡古義以詔後生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及文淵閣書目此書皆作五卷自明初以來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所載次第彙輯用存其概永樂大典所原軼者則亦闕焉因

篇帙稍繁謹釐爲一十二卷不復如其舊目云

詩童子問十卷

浙江吳玉  
焜家藏本

宋輔廣撰廣字漢卿號潛齋其父本河朔人南渡居秀州之崇德縣初從呂祖謙遊後復從朱子講學卽世所稱慶源輔氏也是編大旨主於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說故曰童子問卷首載大序小序採錄尙書周禮論語說詩之言各爲注釋又備錄諸儒辨說以明讀詩之法書中不載經文惟錄其篇目分章訓詁末一卷則惟論叶韻

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二十卷有胡一中序言闕  
建陽書市購得而鈔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童子  
問於下此本僅十卷不載朱子集傳亦無一中序  
蓋一中與集傳合編故卷帙加倍此則汲古閣所  
刊廣原本故卷數減半非有所闕佚也其說多掇  
擊詩序頗爲過當張端義貴耳集載陳善送廣往  
考亭詩曰見說平生輔漢卿武彝山下喫殘羹似  
頗病其暖暖姝姝奉一先生然各尊其所聞各行  
其所知謹守師傳分門別戶南宋以後亦不僅廣

一人不足深異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糾其注周頌  
潛篇不知季春薦鮪爲月令之文誤以爲序說而  
辨之則誠爲踈舛蓋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  
久矣廣作是書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經據古爲長也

毛詩集解二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段昌武撰昌武字子武廬陵人焦竑國史經籍  
志作段文昌蓋因唐段文昌而誤朱睦㮮授經圖  
作段武昌則傳寫倒其文也其始末無考惟書首  
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稱先叔朝奉昌武以詩

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而已其書舊  
本題叢桂毛詩集解蓋以所居之堂名之其書首  
為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三  
則次為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  
體詩之派五則餘皆依章疏解大致仿呂祖謙讀  
詩記而詞義較為淺顯原書三十卷明代惟朱睦  
㮮萬卷堂有宋槧完本後沒於汴梁之水此本為  
孫承澤家所鈔僅存二十五卷其周頌清廟之什  
以下竝已脫佚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三十卷注

曰闕又別載讀詩總說一卷注曰存讀詩總說今  
未見傳本而卷首學詩總說論詩總說今在原目  
三十卷之外疑即所謂讀詩總說者或一書而彝  
尊誤分之或兩書而傳寫誤合之則莫可考矣

詩緝三十六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宋嚴粲撰粲字坦叔邵武人官清湘令是書以呂  
祖謙讀詩記為主而雜採諸說以發明之舊說有  
未安者則斷以己意如論大小雅之別特以其體  
不同較詩序政有大小之說於理為近又如邶之

柏舟舊謂賢人自比粲則以柏舟爲喻國以汎汎爲喻無維持之人干旌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舊以爲良馬之數粲則以爲乘良馬者四五輩見好善者之多中谷有蕓舊以蕓之曠乾喻夫婦相棄粲則以歲旱草枯由此而致離散凡若此類皆深得詩人本意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爲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呂祖謙書竝稱善本其餘莫得而鼎立良不誣矣

詩傳遺說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朱鑑編鑑有朱文公易說已著錄是編乃理宗端平乙未鑑以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時所成蓋因重槩朱子集傳而取文集語錄所載論詩之語足與集傳相發明者彙而編之故曰遺說其書首綱領次序辨次六義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以朱子之說明朱子未竟之義猶所編易傳例也鑑自序有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讎最精第初脫彙時音訓閒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



補脫終弗克就仍用舊版葺為全書補綴趨那久  
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新加是正  
刻寘學宮云云

國朝甯波史榮撰風雅遺音據鑑此序謂今本集傳  
音叶多鑑補苴非朱子所手定其說似非無因然  
則以音叶之誤議朱子與以朱子之故而委曲回  
護吳棫書者殆均失之矣

詩考一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注已著錄此編

則考三家之詩說者也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  
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三家  
詩惟韓詩外傳僅存所謂韓故韓內傳韓說者亦  
竝佚矣應麟檢諸書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  
文又旁搜廣討曰詩異字異義曰逸詩以附綴其  
後每條各著其所出所引韓詩較夥齊魯二家僅  
寥寥數條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注書之家引其  
說者多也卷末別為補遺以掇拾所闕其蒐輯頗  
為勤摯明董斯張嘗摘其遺漏十九條其中子華

子清風婉兮一條本北宋偽書不得謂之疎略近時會稽范家相因應麟之書撰三家詩拾遺十卷其所條錄又多斯張之所未蒐併摘應麟所錄逸詩如楚辭之駕辨夏侯元辨樂論之網呂豐年穆天子傳之黃竹呂氏春秋之燕燕破斧葛天八闕尚書大傳之哲陽南陽初慮朱于苓落歸來緜緜皆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以前所言亦不爲無理然古書散佚蒐採爲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易於爲力筆路縵縵終當以應麟爲首庸也

詩地理攷六卷

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其書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蒼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竝存如小雅六月之四章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其五章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其地於周爲西北鎬方在涇陽外焦穫又在其外而太原更在焦穫之外故劉向疏稱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孔穎達乃引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以

釋焦穫考漢書池陽屬左馮翊而涇陽屬安定不  
應先至焦穫乃至涇陽又以太原為晉陽是獵狁  
西來周師東出九乖地理之實殊失訂正又大雅  
韓奕首章曰奕奕梁山其六章曰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應麟引漢志夏陽之梁山通典同州韓城縣  
古韓國以存舊說引王肅燕北燕國及涿郡方城  
縣有韓侯城以備參考不知漢王符潛夫論曰昔  
周宣王時有韓其國近燕後遷居海中水經注亦  
曰高粱水首受灑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是王

肅之說確有明證應麟兼持兩端亦失斷制然如  
騶虞毛傳云仁獸賈誼新書則曰騶者天子之囿  
俟我于著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漢志則以為濟  
南著縣滂池北流毛傳云滂流貌水經注則有滂  
池水十道志亦名聖女泉兼採異聞亦資考證他  
如二子乘舟引左傳盜待于莘之說秦穆三良引  
括地志豕在雍縣之文皆經無明文而因事以存  
其人亦徵引該洽固說詩者所宜考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王國瑞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十六  
詩類二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元許謙撰謙有讀書叢說已著錄謙雖受學於王  
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  
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  
遺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圖移甘棠何彼穠矣於王  
風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適如周南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十六

詩類二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內府藏本

元許謙撰謙有讀書叢說已著錄謙雖受學於王  
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  
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  
遺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圖移甘棠何彼穠矣於王  
風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適如周南

之數師心自用竄亂聖經殊不可訓而謙篤守師說列之卷中猶未免門戶之見至柏所刪國風三十二篇謙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吳師道作是書序乃反謂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於謙深致不滿是則以不狂爲狂非謙之失矣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然書中實多采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曰鈔蓋以此云

詩傳通釋二十卷

內府藏本

元劉瑾撰瑾字公瑾安福人其學問淵源出於朱子故是書大旨在於發明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於二家多所駁詰然廣書皆循文演義故所駁惟訓解之辭瑾書兼辨訂故實故所駁多考證之語如注何彼禮矣以齊桓公爲襄公之子注魏風以魏爲七國之魏注陟岵謂毛傳先出爾雅後出注綢繆謂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注鹿鳴之什謂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

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注節南山以家父即春秋之

家父師尹即春秋之尹氏案此項安世之說見朱善詩解頤瑾襲之而隱其名

也注楚茨誤讀鄭康成玉藻注以楚茨為即采

齊注甫田誤讀毛傳車梁以為即小戎之梁輶注

殷武杜撰殷廟之昭穆及祧廟世次皆一經指摘

無可置辭故啟源譏胡廣修詩經大全收瑾說太

濫案大全即用瑾此書為藍本故全用其說啟源未以二書相較故有此語謹附訂於此然

徵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

篤實於詩人美刺之旨尚有所發明未可徑廢至

周頌豐年篇朱子詩辨說既駁其誤而集傳乃用

序說自相矛盾又三夏見於周禮呂叔玉注以時

邁執競思文當之朱子既用其說乃又謂成康是

二王諡執競是昭王後詩則不應篇名先見周禮

瑾一一回護亦為啟源所糾然漢儒務守師傅唐

疏皆遵注義此書既專為朱傳而作其委曲遷就

固勢所必然亦無庸過為責備也

詩傳勿通十五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自署三山者

以其先福州人也嘗舉江浙鄉試不及仕宦教授鄉里以終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傳內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益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注文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故亦以旁通爲名其中如聖人之耦則引西漢書劉歆論董仲舒語見堯於羹見舜於牆則引後漢書李固傳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詳者亦旁引諸說以補之如五緘五總引陸佃之

語三單引鄭箋羨卒孔疏副丁之類亦閒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如頃筐塋之集傳音許器切大雅民之攸塋集傳音許既切者從陸德明經典釋文益則引禮部韻謂許既切者在未韻音餼注云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洎作巨至切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炳文等之攀附高名三言附合相去遠矣卷首爲類目末一卷則其敘說內一條論秦造父封趙因錄羅泌國姓紀原之文自謂此於詩傳雖無所繫而

宋氏有國其姓亦當知故通之則亢贅之文汗漫  
無理可已而不已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  
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序明朱睦㮮授經圖遂以  
詩傳旁通為思忠作殊為疎舛今從朱彝尊經義  
考所辨案彝尊所引乃陸元輔之言附訂正焉

詩經疏義二十卷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字克升樂平人江西通志載其  
至正閒為處州學正何英後序則稱以特恩授校  
官得主金華郡庠二說互異考樂平縣志載公遷

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然則英  
序舉其始通志要其終耳是書為發明朱子集傳  
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義其後同里王逢及逢之  
門人何英又采眾說以補之逢所補題曰輯錄英  
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  
守朱子不踰尺寸而亦閒有所辨證如卷耳篇內  
朱子誤用毛傳舊說以崔嵬為土山戴石公遷則  
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為石戴土又七月之詩朱子  
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差謂公劉時



當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集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卽所引舊說原本不著其名者如衛風之趙子注爲趙伯循小雅斯千篇之或曰注爲曾氏之類皆一一考訂雖與宏旨無關亦足見其用心不苟也書成於至正丁亥正統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遺橐重加增訂題曰詩傳義詳釋發明以授書林葉氏刊行之而版心又標詩傳會通未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題曰詩經疏義以不沒其始焉

詩疑問七卷附詩辨說一卷

內府藏本

元朱倬撰倬字孟章建昌新城人至正二年進士官遂安縣尹壬辰秋寇至吏卒逃散倬獨坐公所以待盡及寇焚廨舍乃赴水死蓋亦忠節之士元史遺漏未載

國朝納喇性德作是書序始據新安文獻志汪叡所作哀辭爲表章其始末其書略舉詩篇大旨發問而各以所注列於下亦有闕而不注者劉錦文序稱其閒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

思而自得之耳又稱舊本先後無緒今爲之論定使語同而旨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是此本乃錦文所重編非倬之舊其有問無答者或亦傳寫佚脫而錦文曲爲之辭歟未有趙惠詩辨說一卷惠宋宗室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東湖其書與倬書略相類殆後人以倬忠烈惠高隱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編之歟倬書七卷附以惠書爲八卷朱睦㮮授經圖焦竑經籍志乃皆作六卷疑爲傳寫之譌或倬原書六卷劉錦文重編之時析爲七卷亦

未可定也

詩攢緒十八卷

永樂大典本

元劉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詳惟以周震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爲廬陵人字成之嘗舉鄉貢進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尙存也此書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獨永樂大典頗載其文其大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攢緒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遺彼說或宗主此論而兼用彼

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通章有數句興一句有興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句爲韻連章爲韻叠句爲韻重韻爲韻之類論風雅之殊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義不同之類於朱子比興叶韻之說皆能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必盡合詩人之旨而於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所闡明矣明以來諸家詩解罕引其說則亾佚已久今就永樂大典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脫譌定爲

一十八卷

詩演義十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梁寅撰寅有周易參義已著錄是書推演朱子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爲名前有自序云此書爲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機隱也使之顯略也使之詳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八卷注

曰未見此本至小雅君之華篇止以下皆闕而  
已有一十五卷則八卷之說殊為未確蓋彝尊  
未觀此本但據傳聞錄之卷數譌異其亦有由  
矣

詩解頤四卷

內府藏本

明朱善撰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洪武中官至  
文淵閣大學士事蹟附見明史劉三吾傳是編不  
載經文但以詩之篇題標目大抵推衍朱子集傳

為說亦有闕而不說者則併其篇目略之其說不  
甚訓詁字句惟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  
在闡興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  
亂尤推求原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為別體而實  
較諸儒之爭競異同者為有裨於人事其論何彼  
禮矣為後人誤編於召南蓋沿王柏之謬說不足  
為據其論二子乘舟謂壽可謂之悌弟及不可謂  
之孝子律以大杖則逃之文固責備賢者之意實  
則申生自縊春秋無貶尚論古人亦未可若是苛

也然論其大旨要歸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其於  
太王翦商一條引金履祥之言補集傳所未備其  
據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謂節彼南山之申伯蹶父  
皇父尹氏皆非當日之舊人駁項安世之說亦時  
有考據明史載其引據往史駁律禁姑舅兩姨爲  
婚之說極爲典核知其研思典籍具有發明蓋元  
儒篤實之風明初尤有存焉非後來空談高論者  
比也

詩經大全二十卷

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  
也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  
別解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  
閒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黜而新  
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  
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爲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  
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然元人篤守師傳  
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略  
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此書

名爲官撰實本元安福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今劉氏之書尚有傳本取以參校大約於其太冗蔓者略刪數條而餘文如故惟改其中瑾案二字爲劉氏曰又劉書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爲一篇小變其例而已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經義考竝抉摘其非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但責廣等採劉瑾之說太濫猶未究其源也其書本不足存惟是恭逢

聖代考定藝文既括千古之全書則當備歷朝之沿革而後是非得失釐然具明此書爲前明取士之制故仍錄而存之猶小學類中存洪武正韻之例云爾

詩說解頤四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凡總論二卷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肖剽襲前人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說凡書中改定舊說者必反覆援據明著其所以然如以南山篇之必告父母句爲魯桓告父母之廟九罭篇

之公歸不復句謂以鴻北向則不復爲與下泉篇  
之郇伯爲指郇之繼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謂以  
寵任爲先後故崇卑不嫌雜陳頌弁篇之無幾相  
見句爲兄弟甥舅自相謂如斯之類皆足於舊說  
之外備說詩之一解雖閒傷穿鑿而語率有徵尙  
非王學末流以狂禪解經者比也存此一編使知  
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經傳考究訓詁  
乃如此亦何嘗執六經注我之說不立語言文字  
哉

讀詩私記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李先芳撰先芳字伯承號北山監利人寄籍濮  
州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尙寶司少卿明史文苑傳  
載王世貞所定廣五子先芳其一也是書成於隆  
慶四年所釋大抵多從毛鄭毛鄭有所難通則參  
之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諸書其自序曰文公謂  
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馬端臨謂文  
公不得鄭衛之風一舉而歸之淫胥有然否不自  
揣量折衷其閒云云蓋不專主一家者故其議論

平和絕無區分門戶之見如說鄭風子衿仍從學  
校之義則不取宋學謂國風小雅初無變正之名  
則不從漢說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則小序與集傳  
之說並存不置可否蓋小序皆以爲刺幽王義有  
難通而集傳所云又於古無考故闕所疑也雖援  
據不廣時有闕略要其大綱則與鑿空臆撰者殊  
矣朱彝尊經義考載先芳有毛詩考正不列卷數  
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爲一書兩書蓋不可考  
然此書亦多辨定毛傳或彝尊傳聞未審誤記其

名歎

詩故十卷

浙江吳玉  
埴家藏本

明朱謀埠撰謀埠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是書以小  
序首句爲主略同蘇轍詩傳之例而參用舊說以  
考證之其曰詩故者考漢書藝文志詩類有魯故  
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顏師古註曰  
故者道其旨意也謀埠是編蓋用漢儒之舊名故  
其說詩亦多以漢學爲主與朱子集傳多所異同



其間自立新義者如以小星為替御入直以斯干為成王營洛周公所賦之類未免失之穿鑿然謀埠博極羣書學有根柢要異乎剽竊陳言蓋自胡廣等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久分兩事謀埠深居朱邸不藉進取於名場乃得以研究遺文發揮古義也經術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馮應京撰應京字可大號慕岡盱眙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僉事事蹟具明史本傳

是書因宋蔡卞詩名物疏而廣之江南通志稱其少業詩鈎貫箋疏作詩六家名物疏是也其徵引頗為賅博每條之末閒附考證如被之僮僮鄭箋以被為髮鬣集傳以為編髮應京則據周禮追師謂編則列髮為之次則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鬣定集傳之誤混為編又如鄭風緇衣集傳以為緇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應京則據賈公彥周禮疏以為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鄭箋所謂所居私朝即謂治事之館凡

此之類其議論皆有根柢猶為徵實之學者惟所稱六家乃謂齊魯毛韓鄭箋朱傳則古無是目而自應京臆創之且毛鄭本屬一家析而為二亦乖於傳經之支派以非宏旨所繫亦姑仍其舊名焉

詩經疑問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釋詩兼用毛傳朱傳及嚴粲詩緝時亦自出新論如辨成王未嘗賜周公天子禮樂其說頗為有見又論二三經三緯之說謂賦比興乃通融取義非截然謂

此為賦此為比比此為興也惟截然分而為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為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其說亦足解轆轤之談舜牧於諸經皆有疑問惟此編說詩為差善自序稱所疑凡經數十年重加訂問前此誤解亟與辨正蓋其用力較深也惟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說於龍光伴奭之類皆徑以本字解之強生論辨是則隆萬以後儒者少見古書之故亦足見詁訓不明而欲義理之不謬無是事矣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訂詁已著錄其論詩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爲次故名曰世本古義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終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計三代有詩之世凡二十八王各爲序目於前又於卷末仿序卦傳例作屬引一篇用韻語排比成文著所以論列之意考詩序之傳最古已不能盡得作者名氏故鄭氏詩譜闕有閒焉三家所述如關

雎出畢公黍離出伯封之類茫昧無據儒者猶疑之弗傳楷乃於三千年後鉤棘字句牽合史傳以定其名姓時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懣受兮之文卽指以爲夏徵舒此猶有一字之近也碩鼠一詩茫無指實而指以爲左傳之魏壽餘此孰見之而孰傳之以大田爲幽雅豐年良耜爲幽頌卽屬之於公劉之世此猶有先儒之舊說也以草蟲爲南陔以菁菁者莪爲由儀以緝蠻爲崇丘又孰傳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謂乎然楷學問博

通引援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考證詳明典據精  
確實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  
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  
齊木難片片皆為珍物百餘年來人人嗤點其書  
而究不能廢其書職是故矣

待軒詩記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有周易玩辭困學記已著錄是  
書前載總論二篇其餘國風以一國為一篇二雅  
周頌以一什為一篇魯頌商頌亦各為一篇大抵

用蘇轍之例以小序首句為據而兼採諸家以會  
通之其於集傳不似毛奇齡之字字譏彈以朱子

為敵國亦不似孫承澤之字字阿附併以毛氏為

罪人

案承澤詩經朱傳翼自序稱王弼亂易  
罪深桀紂毛氏之罪亦不在王弼之下故持

論和平能消融門戶之見雖憑心揣度或不免臆  
斷之私而大致援引詳明詞多有據在近代經解  
之中猶為典實卷末別有述遺一卷有錄無書目  
下注嗣刻字蓋欲為之而未成也今併削其目不  
復虛列焉

讀詩略記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作二卷此本六冊不分卷數核其篇頁不止二卷疑原書本十二卷刊本誤脫一十字傳寫者病其繁瑣併爲六冊也朝瑛論詩以小序首句爲主其說謂亾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亾之前其下作於既亾之後明矣所見與程大昌同而所辨較大昌尤明白足決千古之疑然其訓釋不甚與朱子立異自鄭衛淫奔不從集傳以

外其他說有乖迂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論楚茨爲刺幽王之詩則據荀子以爲恰在鼓鐘之後或幽王尙好古樂故賢士大夫稱述舊德擬雅南而奏之以感導王志論抑爲刺厲王之詩則據詩文其在於今一語以爲當爲衛武公少時所作大抵皆參稽融貫務取持平其以生民篇姜嫄巨跡爲必不可信亦先儒舊義至於求棄之之由而不得乃援後世緣緋方底之事以證之則未免反失之附會又頗信竹書紀年屢引爲證亦乖說經之體

然綜其大旨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御定刻成於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製序頒行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王基孫毓  
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於歐  
陽修成於鄭樵而定於朱子之集傳輔廣童子問  
以下遞相羽翼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  
法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

修詩經大全以劉瑾詩集傳通釋爲藍本始獨以  
集傳試士然數百年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  
詰亦如當日之攻毛鄭蓋集傳廢序成於呂祖謙  
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間負氣求勝之處在  
所不免原不能如四書集註句銖字兩竭終身之  
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諸臣於革除之際老師  
宿儒誅鋤略盡不能如劉三吾等輯書傳會選於  
蔡氏多所補正又成祖雖戰伐之餘欲興文治而  
實未能究心經義定眾說之是非循聲附和亦其

勢然歟是編之作恭逢

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道光經籍研思六義綜貫四家於眾說之異同既別白瑕瑜

獨操衡鑑而編校諸臣亦克承

訓示考證詳明一字一句務深溯詩人之本旨故雖以集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錄以補闕遺於學術持其至平於經義乃協其至當風雅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可比擬萬一乎

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

皇上御纂鎔鑄眾說演闡經義體例與周易述義同訓釋多參稽古義大旨亦同蓋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彙纂於集傳之外多附錄舊說實昭千古之至公我

皇上幾暇研經洞周窳奧於漢以來諸儒之論無不衡量得失鏡別異同伏讀

御製七十二候詩中虹始見一篇有晦翁舊解我疑生

句句下

御注於詩集傳所釋蝮蝮之義詳為辨證併於所釋鄭風諸篇概作淫詩者亦根據毛鄭訂正其譌反覆一二百言益足見

聖

聖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諸臣恭承

彝訓編校是書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使孔門

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遠承端緒因

欽定詩經以樹義即因

御纂周易以立名

作述之隆後先輝耀經術昌明洵無過於

昭代者矣

田閒詩學十二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閒易學已著錄是書成於

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為主所採諸儒論說

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程子張子歐陽修蘇轍王

安石楊時范祖禹呂祖謙陸佃羅願謝枋得嚴粲

輔廣真德秀邵忠允季本郝敬黃道周何楷二十



家其中王楊范謝四家今無傳本蓋採於他書陸  
羅二家本無詩注蓋草木鳥獸之名引其埤雅爾  
雅翼也自稱毛鄭孔三家之書錄者十之二集傳  
錄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持論頗為精  
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徐元文序  
稱其非有意於攻集傳於漢唐以來之說亦不主  
於一人無所攻故無所主無所攻無所主而後可  
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書之意張英  
序又稱其嘗與英書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

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  
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  
辨其時代之異同案二書所序時代多不可據此語殊為失考謹附訂於此與  
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  
生所親歷云云則其考證之切實尤可見矣

詩經稗疏四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皆辨  
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如詩譜謂得聖  
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

則據史記謂雒陽爲周召之語以陝州爲中線而兩分之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也證之地理亦可以備一解至於鳥則辨雉鳩之爲山禽而非水鳥雀角之角爲味詩意言雀實有角鼠實有牙於獸則辨九十其樽之語當引爾雅七尺曰樽之文釋之不當以黃牛黑脣釋之駢剛之剛爲桐則以牛脊言之於草則辨萑爲藿葦之屬而非萑蒿薇自爲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於木則辨詩言樸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櫟榛楛之榛卽

詩之所謂柞而非榛栗之榛於蟲則辨斯各輿莎鷄蟋蟀之各類而非隨時異名之物果羸負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爲子於魚則辨鱸之卽鯉而集傳誤以爲黃魚鮪之似鯉而集傳誤以爲鱖魚於器用則辨集傳訓重較爲兩轎上出軾者之未語車制及毛傳訓檠爲歷錄歷錄爲紡車交檠之名而集傳增一然字之差於禮制則辨公堂稱觥爲飲酒於序而非如集傳所云幽公之堂裸將之訓爲灌與奠一義而歷詆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謬皆

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其謂猗嗟爲作於魯莊如齊  
觀社之時指莊娶哀姜而言則據爾雅姊妹之夫  
曰甥以釋甥字謂無衣爲作於秦哀公則指楚之  
僭號以釋王字義亦可通惟以葛屨五兩之五通  
爲行列之義木瓜木桃木李爲刻木之物堇荼之  
荼如塗爲穰草和泥奉璋之璋爲牙璋連下文六  
師以爲言未免近鑿至於生民一篇謂姜嫄爲帝  
摯妃后稷爲帝摯子平林爲帝摯時諸侯之國推  
至見棄之由則疑爲諸侯廢摯立堯之故卽以不

康不甯爲當日情事無論史冊無明文抑與祭法  
禘嘗郊稷之說異矣四卷之末附以考異一篇雖  
未賅備亦足資考證又叶韻辨一篇持論明通足  
解諸家之膠轕惟贅以詩譯數條體近詩話殆猶  
竟陵鍾惺批評國風之餘習未免自穢其書雖不  
作可矣

詩經通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專主  
小序而力駁廢序之非所採諸家於漢用毛鄭唐

用孔穎達宋用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

國朝用陳啟源其釋音明用陳第

國朝用顧炎武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皆具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奇愛不能割故引據繁富而傷於蕪雜者有之亦所謂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致則彬彬矣鶴齡與陳啟源同里據其自序此書蓋與啟源商榷而成又稱啟源毛詩稽古編專崇古義此書則參停於今古之間稍稍不同然稽古編中屢稱已見通義

茲不具論則二書固相足而成也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國朝陳啟源撰啟源字長發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記謂閱十有四載凡三易藁乃定前有朱鶴齡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門人趙嘉稷序鶴齡作毛詩通義啟源實與之參正然通義兼權眾說啟源此編則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

古編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傳爲多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次之嚴粲詩緝又次之所培擊者惟劉瑾詩集傳通釋爲甚輔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餘偶然一及率從略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經而不載經文但標篇目其無所論說者則併篇目亦不載其前人論說已明無庸復述者亦置不道次爲總詁五卷分六子目曰舉要曰考異曰正字曰辨物曰數典曰稽疑未爲附錄一卷則統論風雅頌之旨其間堅持漢學

不容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據賅博疏正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蓋明代說經喜騁虛辨

國初諸家始變爲徵實之學以挽頽波古義彬彬於斯爲盛此編尤其最著也至於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牽及雜說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捕魚諸器一條稱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謂庖犧必不作網罟是則於經義之

外橫滋異學非惟宋儒無此說卽漢儒亦豈有是  
論哉白璧之瑕固不必爲之曲諱矣

詩所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編大旨  
不主於訓詁名物而主於推求詩意其推求詩意  
又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芴微  
事跡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以爲西周篇什不應寥  
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後詩風雅之中亦多東  
遷以前詩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廢不用併其爲

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閒意測者多考證者少

如謂有女懷春爲祀高禘則附會古義謂有扁斯

石扁字從戶從冊古者額書於戶曰扁以石爲之

亦近於穿鑿字說

案戶冊爲扁義本說文以  
石爲之則光地之新解

在光

地所注諸經之中較爲次乘然光地遂於經術見  
理終深其所詮釋多能得興觀羣怨之旨他如鄭  
衛之錄淫詩引春秋之書亂臣賊子爲之證楚茨  
以下爲幽雅載芟以下爲幽頌引幽風之後附鴟  
鴞諸篇以釋幽雅後有瞻洛諸詩幽頌後有酌桓

諸詩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實足闡朱子未盡之義亦非近代講章揣摩聽聲者所可及也

毛詩寫官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自記其說詩之語凡一百八十八條取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語爲名自序謂依汝南太守聽寫官言詩憶而錄之蓋寓名以爲問答猶之或問焉耳案奇齡自述早年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其橐已失後乃就所記憶者作國風省篇詩札及此書

其門人所述經例則云早刻詩說於淮安未能刊正又李塨所作序曰嘗以詩義質之先生先生曰予所傳諸詩有未能改者數端如以十畝之間爲淫奔以鴟鴞爲避居於東以封康叔爲武王以有郃家室爲大姜瑯琊之貽凡此皆惑也據此則此中之誤奇齡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猶未盡耳然其書雖好爲異說而徵引詳博亦不無補於考證瑕瑜竝見在讀者擇之而已

詩札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次定可直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 詩類二

三六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作毛詩寫官記復託與寫官以札問訊而寫官荅之之詞以成此書凡八十四條第二卷首有其門人所記云此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暮年論辨所不合者其間校韻數則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云云據此則其中多非定論其門人亦不諱之然奇齡學本淵博名物詰訓頗有所長必盡廢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韓異義齊魯殊文漢代耑門已不限以一說兼收竝蓄固亦說經家所苟採矣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明嘉靖中鄞人豐坊作魯詩世學一書往往自出新義得解於舊法之外恐其說之不信遂託言家有魯詩爲其遠祖稷所傳一爲子貢詩傳一爲申培詩說竝列所作世學中厥後郭子章傳刻二書自稱得黃佐所藏祕閣石本於是二書乃單行明代說詩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採用之遂盛傳於時奇齡因其託名於古乃引證諸書以糾之夫易傳託之子夏書傳託之孔安國其



說之可取者皆行於世至其源流授受則說經之家務核其真奇齡是書不以其說為可廢而於依託之處則一一辨之亦可謂持平之論矣

續詩傳鳥名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毛詩續傳以遭亂避仇佚之後從鄰人吳氏子得卷末鳥名一卷與其門人莫春園張文蘆共緝綴之衍為三卷大意在續毛詩而正朱傳每條皆先列集傳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訓釋毛詩草木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

作者實繁朱子作詩集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訓詁則其所略奇齡此書則惟以考證為主故其說較詳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疎舛如奇齡所作毛詩省篇既以齊風雞鳴為讒人此書又用舊說為賢妃之告旦前後時相矛盾鷦鷯之名桃蟲猶竊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謂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銳如錐專剖葦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字通尤杜撰無理至於解睨睨黃鳥用毛萇舊訓於義

本長乃謂鸞字從二目一八其二目離之二目一八者良八之喙又謂鸞字從二火離爲目日本離火尙書洪範伏傳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鸞首之戴兩火卽鸞之戴兩目此雖王安石之字說不穿鑿至此矣然大致引證賅洽頗多有據錄而存之以廣考訂固不害于多識之義爾

詩識名解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姚炳撰炳字彥暉錢塘人自多識之訓傳自孔門爾雅一書訓詁名物略備厥後諸儒纂述日久

多佚惟陸璣之疏尙有哀輯重編之本自宋蔡卞以來皆因璣書而輾轉增損者也此書亦以鳥獸草本分列四門故以多識爲名其稍異諸家者兼以推尋文義頗及作詩之意爾然孔子言鳥獸草木本括舉大凡譬如史備四時不妨以春秋互見炳乃因此一語遂不載蟲魚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證辨駁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麇二物義本說文尙有關於訓詁至於鳳凰神物世所罕睹而連篇累牘辨其形狀之異同則與經義無關矣又

詩中八鸞和鸞之類本爲鈴屬非鸞鳥之鸞而列之鳥部然則車之伏兔將入獸部乎是皆愛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蕪雜採其菁英焉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大章撰大章字仲夔號兩山黃岡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乞歸其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橐而後成此乃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一卷獸二卷蟲豸一卷鱗介一

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詩自陸璣以下詮釋名物者毋慮數十家此書成之最後故於諸家之說採輯尤夥其中體例未合者如釋鶉之奔奔則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鶉首子夏衣若懸鶉之類無所不引釋雞棲于埒則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亦無不備載皆體近類書深乖說經之旨又每條首錄集傳大意以紫陽爲主故如鄂不韡韡則取豈不光明之義而駁鄂作萼不作跗之

說爲不煩改字亦過於偏執至如載宋太宗賜耶律休哥旗鼓窠印則以遼事誤作宋事尤爲乖舛然其徵引既眾可資博覽雖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餘固未始非讀詩者多識之一助也

詩說三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初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

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疑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兼美刺義通於誦則其說未安考鄭康成注儀禮正歌備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核以經文無歌後更誦及一歌一誦之節其周禮瞽矇職曰諷誦詩鄭注謂闇讀之

不依永也則歌誦是兩事知頌誦亦為兩事周惕  
合之非矣又謂證以國策禮無歸甯之文訓歸甯  
父母為無父母遺懼之義考歸甯文見左傳於禮  
經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  
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  
甯此文當必有所受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  
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  
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許嫁而言則已  
嫁而反是即歸甯之明證不得曰禮無文矣然其

餘類皆引據確實樹義深切與枵腹說經徒以臆  
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詩經劄記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  
讀詩所記大抵以李光地詩所為宗而斟酌於小  
序朱傳之間其論關雎從小序求賢之說最為明  
允其論鄭風不盡淫詩而聖人亦兼存淫詩以示  
戒論亦持平而謂鄭聲即鄭詩力駁鄭樵之說則  
殊不然淫詩可存以示戒未有以當放之淫聲被

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至詩所論季札觀樂所陳  
皆西周之詩非東遷以後之詩名時據變風終於  
陳靈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  
來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傳卿大夫所賦以見  
東遷以後之詩列國具備其文絕不回護其師說  
可謂破除講學家門戶之見又十月之交一篇謂  
辛卯日食則云應問於知歷者殷武一章於朱子  
始耐而祭之說則云更宜考定亦不強不知以爲  
知惟二雅諸篇頗有臆斷然如論國語弔二叔之

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者首舉管  
蔡邠霍知二叔不爲管蔡引禮記月三五而盈證  
三五在東引周禮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禮辨  
朱傳之專指宗廟引月令節嗜慾及集韻嗜字註  
解上帝耆之引大司樂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  
上證大雅魯頌所以止稱姜嫄引儀禮下管新宮  
在宣王之前證新宮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據於其  
師說可謂有所發明矣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國朝嚴虞惇撰虞惇字寶成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  
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編乃其孫湖南驛鹽道有禧  
所刊乾隆十二年經進

御覽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  
綱領次刪次次六義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  
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  
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卷皆  
附錄篇首不入卷數其正經則國風爲十五卷小  
雅爲八卷大雅爲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

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  
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虞  
惇自爲說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諸家論序之  
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  
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略於名物訓  
詁亦不甚引據考證如墨子稱文王舉閻天太顛  
於置網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戰國之間  
當及聞古義而虞惇以爲附會免置之詩至左傳  
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意故

楚靈王對申無宇自稱盜有寵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為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之謂仲雖為卿詩人醜其進身之始此不更附會乎又申培詩說出自豐坊其中多剽朱傳之義而虞惇反謂朱傳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為多焉

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編成於乾隆壬申序文案語皆稱臣蓋擬進之本凡分二十一類其序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釋地理知邶鄘衛乃三地名非三國名於釋山知崧高維岳乃吳岳非中岳於釋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縣詩潛頌之漆沮於釋時令知公劉已先以建子為正於釋祭祀知禘饗明堂俱周公勅舉於釋官職知司徒司空司馬皆在周官以前於釋兵器知古甲皆用革於釋宮室知君子陽陽乃俗官之詩非婦人所作



於釋草知麻有二種於釋鳥知桑扈亦有二種於  
釋馬知衛風駮牝魯頌牧馬皆以備兵事司馬法  
馬牛車乘俱出於民乃王莽偽託之文今考其書  
禘及大亨明堂一條司徒司空司馬一條皆與序  
文不相應未喻何故其邾鄆衛一條爲顧炎武說  
崧高一條爲閻若璩說漆沮一條爲許謙說公劉  
用子正一條爲毛亨說古甲用革一條爲陳祥道  
說麻有二種一條爲蔡卞說桑扈二種一條爲陸  
佃說丘甸不出車馬一條爲李廉說惟君子陽陽

一條以楚茨之文證小序自出新意耳然諸家說  
詩中名物多泛濫以炫博此書則採錄舊說頗爲  
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  
書者有殊於說詩亦不爲無裨也其續編三卷則  
成於乾隆癸酉取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之文有關  
於詩者摘而錄之亦略爲疏解蓋訓詁名物相輔  
而行之義以爾雅校之尙闕之匹也言戒也二條  
或繕彙時偶誤脫歟

詩疑辨證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中松撰中松字仲巖上海人是書主於考訂名物折衷諸說之是非故以辨證爲名其中亦取瑜互見如古說睢鳩爲雕類鄭樵及朱子則以爲鳧類左傳云鳴鳩司馬也馮復京引朱傳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已爲定論至爾雅云鳴鳩王鳴郭注鵙類今江東呼之爲鵙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爾雅又云揚鳥白鷺郭注似鷹尾上白是則二鳥明矣乃揚雄許慎皆以白鷺釋睢鳩是慎也中松竝存其說未免兩岐黍稷一條獨載雷

禮黍貴稷賤黍早稷晚之說案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壇名稷爲五穀之長諸書皆然稷未嘗賤也月令以稷爲首種尙書緯云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以種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說又引家語之文以廢羣議不知家語王肅僞撰不足據也韓奕之梁山韓城王應麟兩存舊說而其意以在晉爲主中松本王肅之說謂皆在燕地持論自確而又疑梁山在晉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與在夏陽者本一山綿互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

州有二梁山之說竝疑梁山宮爲三梁山則支離  
繳繞弊亦與應麟等矣應田不取鄭箋田當作棘  
聲轉字誤之說案陳之爲田此聲轉也棘之變陳  
此字誤也中松徒疑棘非引而曰讀爲引以爲費  
力不知棘與輶同說文解字曰輶擊小鼓引樂聲  
也其文甚明何足爲疑乎至全書之中考正譌謬  
校定異同其言多有依據在近人中猶可謂留心  
考證者焉

三家詩拾遺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掇家相字蘅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  
官至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  
稱齊詩亾於魏魯詩亾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  
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  
之尚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亾  
於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  
以摺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  
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賸輯爲詩考三  
卷然初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綴逸詩篇目雜採

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爲篇者亦較易循覽惟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卽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如張超稱關雎爲畢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誚蔡邕青衣賦非超別有解

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載泛稱張超云云竝不錄其賦語蒐採亦閒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則詳贍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說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客古經解鈎沈於三家亦均有採掇論其貶備亦尙不及是編也

詩瀋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是編乃其釋詩之說家相之學源出蕭山毛奇齡奇齡之說經引證浩博善於詰駁其攻擊先儒最甚而盛氣所激出爾反爾其受攻擊

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論一出於和平不敢  
放言高論其作是書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  
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  
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  
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長互見如謂卷耳  
爲文王在羸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謂中谷有蕓爲  
憐申后謂褰裳爲在晉楚爭鄭之時謂丰爲男親  
迎而女不從謂敝笱爲嘆王綱廢弛謂采芣爲申  
生而作謂采芣爲文王伐獫狁謂泂水爲宣王信

讒皆以意揣度絕無確證然如總論第十四條力  
破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謂太史不采風王朝無掌  
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以進蓋四詩俱亾非獨  
雅也詩亾而諷諭彰瘡之道廢是以春秋作焉此  
與孟子迹熄之說深有發明第十五條謂三百五  
篇之韻叶之而不諧者其故有三列國之方音不  
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而字音傳譌已久非  
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相  
諧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

顧炎武毛奇齡二家之闕其解采繫篇謂被之僮  
僮爲夫人齋居之首服而歷引周禮內司服玉藻  
及聶氏三禮圖以證之蓋被者所以配祿衣今據  
聶氏謂婦人之祿衣因男子之元端又玉藻云元  
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則知夫人服被爲齋夫  
人齋於正寢旣不可如祭之服副禕又不可服告  
桑之編故服燕寢朝君之被此說爲前人所未及  
其解楚茨信南山諸篇尤爲詳晰如南東其畝及  
中田有廬之類於溝洫田制咸依據確鑿不同附

會在近代說詩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不掩瑜  
者也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乾隆甲  
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是編以詩序首句爲國史  
所傳如蘇轍之例但轍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  
除不論炳璋則存其原文與首句中離一字書之  
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  
說之義以貫通兩家也其論江有沱謂古者嫡媵

竝行無待年于國之禮然春秋伯姬歸紀叔姬歸  
鄫實非一年之事未可斷其必無論魯頌謂用天  
子禮樂自吉禘莊公始見於經斷以爲僭自僖公  
然呂覽史角之事雖出雜說而考仲子之宮初獻  
六羽註謂前此用八故曰初獻是已在隱公先矣  
是過於考證轉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論野有死麕  
以虺吠爲喻人之類亦失經旨要其恪守先儒語  
必有據而於廢序諸家亦置而不爭不可不謂篤  
實近裏之學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

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  
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  
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  
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  
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

虞東學詩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鎮撰鎮字備九號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  
地鎮居城東故又號曰虞東乾隆甲戌進士官至  
宗人府主事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

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構釁者四五百年迄無定論故作是編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集傳多闡明義理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略鎮於是數端亦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

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說以著起釁之由終於是編以破除朋黨之見凡以俾說是經者化其邀名求勝之私而已矣是編錄此門之大旨也

###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

通行本

漢韓嬰撰嬰燕人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漢書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歲久散佚惟韓故二  
十二卷新唐書尚著錄故劉安世稱嘗讀韓詩兩  
無正篇然歐陽修已稱今但存其外傳則北宋之  
時士大夫已有見有不見范處義作詩補傳在紹  
興中已不信劉安世得見韓詩則亾在南北宋閒  
矣惟此外傳至今尚存然自隋志以後卽較漢志  
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  
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  
諸子相出入班固論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

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卽指此類歟中間阿谷處女  
一事洪邁容齋隨筆已議之他如稱彭祖名竝堯  
禹稱長生久視稱天變不足畏稱韶用干戚稱舜  
兼二女爲非稱荆蒯芮僕不恒其德語皆有疵謂  
柳下惠殺身以成信謂孔子稱御說恤民謂舜生  
於鳴條一章爲孔子語謂輪扁對楚成王謂冉有  
稱吳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實顏淵子貢子路言  
志事與申鳴死白公之難事皆一條而先後重見  
亦失簡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刪去子

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特爲有識又繭絲  
卯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  
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  
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  
二十八條又吾語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關文  
李善註文選引其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  
十餘家事及漢臯二女事今本皆無之疑竝有脫  
簡至藝文類聚引雪花六出之類多涉訓詁則疑  
爲內傳之文傳寫偶誤董斯張盡以爲外傳所佚

又似不然矣

案漢志以韓外傳入詩類蓋與內傳連類及  
之王世貞稱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  
詩其說至確今內傳解詩之說已亾則外傳  
已無關於詩義徒以時代在毛萇以前遂列  
爲古來說詩之冠使讀詩者開卷之初卽不  
見本旨於理殊爲未協以其舍詩類以外無  
可附麗今從易緯尙書大傳之例亦別綴於  
末簡

右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一部十卷皆  
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番馬陳慶修初校  
番馬王國瑞覆校

九